

彭廣林：音樂背後所呈現的東西是很可貴的

翰林驚聲

時間：十二月七日

地點：化中正

主辦單位：外語學院中歐比較文化講座

主講者：東吳大學音樂系教授彭廣林

台北愛樂主持人雷光夏

講題：解讀當代語言——從雷光夏的『臉頰貼緊月球』談起

【記者江芷漣整理】一如廣播節目中幽默的風格，彭廣林教授在開場時就說道，在場有從二字頭到五字頭以上的聽眾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代溝的現象，而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音樂上面要如何呈現這樣的問題。

「我是奉母命而學音樂的。」在談到學習音樂的成長過程時，彭廣林如是說道。民國五十幾年，很特殊的年代中，他在家裡排行老大，因為父母工作環境使然，從小就替他設想好未來能夠遠離政治是是非非的環境，而音樂屬於公共財產，沒有種族文化之分。當時學音樂的人，是被特殊化的。「沒有人天生就是比別人強，因為後天環境培養我們從很小的時候，就接觸到全人類最好的東西：巴哈、莫札特、海頓、貝多芬等人精華的作品，很自然在接觸之後，在內心之外會以同樣最高的標準來要求周圍的所有事情。」

每個世代都有其特殊的文化，而在雷光夏的年代，充滿批判的思想校園民歌是屬於他們的語言。彭廣林以陶 的歌曲作為最能象徵性新世代的代表，他的專輯中「I'm ok!」一曲，開場音樂以中國京劇的鑼聲，以及美國的搖滾音樂互相融合，「實在很有創意。」在他的音樂中也使用到黑人的饒舌音樂，「其實Rap是從希臘時代演變而來的。」回溯到最初的希臘時代，當時的人在表達對於當時生命及生活的看法、感覺等，是透過詩詞的吟詠朗誦的方式，而富抑、揚、頓、挫等，發展出所謂的節奏性，「音樂的發展和語言是有直接關係的，Rap再次重新詮釋人類對過去時代的看法。」

彭廣林認為創作不能侷限於作者的出生背景，當然陶 深受京劇出身的母親，和玩西

洋音樂的父親家庭背景所影響；「台灣出生，美國長大的家庭背景，會遇到文化衝突及認同的問題，就如同巴黎出生，美國長大的大提琴家馬友友，也遇到如此問題。」或許在這樣的衝突下，更能激盪出不同的靈感。

在擔任金曲獎評審時，彭廣林發覺雷光夏的音樂是另類的創意。「藝術是不需要形式上的肯定，雖然光夏的創作是透過商業手法而來，但其中包含許多是和商業背道而馳的。」雷光夏是一個新世代明顯的趨勢，對於太空的概念，在創作過程中考慮到宇宙、地球關係的問題，加以創作歌詞。「這其實就是詩，它們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在於音樂的意境醞釀，融合電子音樂的特色、聲音的結合，加上文字，形成一種特殊的意境。」

彭廣林認為「臉頰貼緊月球」一曲中，音樂的張力在漸強的tone 中伸展出來，愈來愈豐富，「在段落中加入一段旁白，能夠帶出更多深沉的東西」，快速的收尾融合了義大利美聲唱法，將整個聲音線條概念完整的呈現出來，非洲手鼓的使用，也包含了世界音樂的概念。

「我是看了卡爾維諾的『宇宙漫畫』的月圓採牛奶的故事，而有的靈感。」雷光夏說著當年創作時，颱風以非常猛烈的威力從河口鑽進北投的家中，感覺到整個城市都快被風吹浮起來。」不斷漂浮，貼近月球的幻想。「我常想像一種狀況，如果人類文明消失時，還會剩下些什麼？」雷光夏將腦中的片片影像用音樂表達出來。擁有八分之一賽夏族的血統的她，時常感覺到血液中對於原始的東西有種熱情的渴望，「這也是我為何會使用非洲鼓的原因。」

「人類自認為在地表留下痕跡，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像恐龍般滅絕。」雷光夏說道。若某一天時間的倒流，我們會看到最原始的人類為何？「在一個人類文明極致而又衰亡的過程中，最後剩下的可能是最原始人類的形象。」現在的人必須要帶上眼鏡才可看清楚遠方的事物，以前的人只要看著星星就可說好長的故事「他們擁有直覺、說故事的能力，是現在所謂被文明包圍著的我們所喪失的，我們擁有四通八達的通訊科技，但似乎也失去了最初原始的直覺和感動。」

對雷光夏來說，詞曲創作、演唱都是一體的。「我的腦中出現的影像是別人無法了解的，」而她的「敗帝國」一曲中，直接將錄製紐約地鐵的聲音，搭配上強烈的電子節奏，表現出1997年去紐約旅行的心情，「當時生命的經驗到了一個黑暗角落。」雷

光夏的音樂，就像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一般，時而晴朗，時而消沉。「音樂背後所呈現的東西是很可貴的，那是將一個人的成長過程、人生的歷練、智慧、成熟度反映出來，而聲音只是一個表象。」彭廣林說道。

「當我看到聽眾對我的音樂作出的一些回應時，我會感到很有趣，會看到一些沒有想過的想法。」雷光夏認為這時候的她，反而從作者變成讀者。讀者與作者之間碰撞的過程，更可作出另外的詮釋。「讀者、作者與作品之間可形成一個立體交集的空間。」在她眼中的電子音樂是一種獨立的樂器，而非模擬。「我在人生的每個階段中選擇想作的音樂，只要能夠玩出意義來，它就是有價值的。」